

## 那顿晚饭

徐林雁

我的母亲，五十好几的年纪，几乎为我忙活了一辈子。

在我整个念书时期，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间，她出门打工，供我不少的生活费。工作后没几年我就成了家，有了可爱的女儿。这期间，她又为了我们一家的生活忙东忙西，打扫卫生、洗衣服、做饭，样样全包，默默地给我带孩子，为我们学习各种佳肴的做法，让我在工作之余完全无后顾之忧。

她给我的太多，而我给她的太少。我们相处融洽，也像每一对母女一样，偶尔发生口角，吵吵闹闹。

五岁的女儿自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吃饭要喂，时不时还得来点配餐——电视。只有双向加持，饭才能好好下肚。为这事儿，我已经和母亲沟通过好几次。母亲觉得不妥，提出好几个疑问：不喂她哪能吃饱？不喂的话你看看，这段时间脸色多黄？于是，没坚持几顿，又开始喂了。

那天傍晚，女儿没心思吃

饭，坐在茶几边玩玩具。母亲又端着碗过来了，趁着她专注地玩玩具，在她身边细细地喂一口，再喂一口。看见此情此景，我怒火中烧，语气不善：“和你讲了这么多次，你不要喂她可以吗？”母亲反驳我：“不喂可以吗？不喂能吃饱吗？”“饿就让她饿着。”我理直气壮地回复。

母亲收回碗往餐桌走，自己随意吃了点儿饭，收拾了餐桌靠着沙发看起手机。

一个多小时后，女儿饿了，找来面包让我帮她拆包装。我不肯。几次三番，女儿似乎看出我的坚定，于是妥协了。她可怜地趴在我的身上，愁眉苦脸地说：“我好好吃饭可以吗？”于是，我让母亲帮她把刚才的饭热一热，端给她吃。母亲说：“那个饭怎么还能吃？我去给她煮个红薯。”不多会儿，红薯煮好了，母亲又开始拿着勺子喂了。我不禁火冒三丈：“你把勺子放下好吗？可以吗？”母亲静了会儿，拿着勺子继续喂。“我求你了。放下勺子可以

吗？我不要你把我女儿教成这样。”我生气地说。母亲没说话，一时间整个房子十分安静，仿佛能听见心跳声。接着，她把勺子放下就走去厨房了。女儿可能看出氛围不对，拿着勺子默默地舀起了地瓜。

我心里也不好受，一股股酸意冒起来。

过了会儿，母亲拿着手机坐到沙发上，离我不远。她貌似看了一会儿手机，然后抬起头，对着我认真地说，语气哽咽：“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受女儿的气。”

这时的我，一根稻草仿佛都能压垮我，心里涌现无尽的悔意：是啊，母亲已经五十好几。面对生我养我、把我们照顾得这么好的母亲，我又有什么资格对她生气和指责呢？

这一刻，我追悔莫及：女儿尚小，未来还有很长时间；父母已老，尚不知还能相伴多久。趁有能力、趁父母在，我们得多陪、多伴、多给予，多付出点儿心思！

## 四季余东

严元俭

### 余东之春

扛锄头田里地里种庄稼，  
拿笔头纸上板上种文化。  
种得那农屋香起柑橘花，  
种得那丝巾围上紫藤花，  
种得那碗碟生出致富花……  
直种得手机滴滴订单来，  
要买他们的幸福花。

### 余东之夏

穿村而过的碧沟溪，  
光屁股的小孩把水嬉。  
岸上撑着的古樟伞，  
中过暑的爷们讲过去……  
放下锄头的新农民，  
把这些画进了心坎里。

### 余东之秋

一担担稻谷进了仓，  
一车车柑橘运他乡。  
一张张画儿贴上墙，  
一盘盘葵籽沐朝阳。  
嗨呀呀，  
这朝阳照南照北照余东，  
葵籽儿才有今日好时光！

### 余东之冬

霜才降，雪又扬，  
霜霜雪雪塑村庄。  
塑个静中闹洋洋：  
橘生香，  
禾健长，  
长啸见牛羊……  
笔生时代气，  
隆冬百业旺！

## 余东农耕文化园(外一首)

廖元龙

你是一位淳朴的母亲  
散发着爱的光芒  
春来如花  
开放着清秀的芬芳  
秋至如仓  
储藏丰收的金黄

你是一处体验的天堂  
书写着情绪的良方  
忠实的耕牛  
永远是人的宝贝  
转动的水车  
车上的水是那么甜香  
古老的石磨  
永远是娘的味道之床

你是一座历史的巨仓  
收藏着精神的光芒  
一把扶犁耕旷野  
农家子孙千秋旺  
一双草鞋走陌阡

双脚踏出幸福道  
一台风车扇粮仓  
勤俭节约万家藏

你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雄鸡红  
山羊白  
猪儿胖  
禾苗青又青  
稻谷黄又黄  
庆祝丰收狂又狂

你是一个艺术的地方  
余东辈出丹青郎  
也许你不信  
农民成了图画狂  
也许你要问  
中国乡村美术馆能在这地方  
也许你想探访  
快来拥抱全面小康新农村

## 赞余家山头村

万田乡外小山头，村里广场归一流。  
雕塑四周儿女孝，戏台三侧祖孙悠。  
满塘池水鲢鱼秀，独户墅房风景谋。  
文化礼堂民众屋，网联天下聚财楼。

## 草色琼霏霏

耿艳菊

花和草都是自然赐给人间的珍贵礼物。爱花者繁多。花之明媚多样，集世间美好于一身，眼前繁华热闹，自是人事常情。草的天性是寂寥单调，不是一种孤芳自赏的傲态，而是姿势很低，甘做世间美好者的陪衬。然而却不招人待见，爱草者少于花。

深隽在我心底的不是花与草的故事，而是草与庄稼的纠缠。农家院落、庄里庄外、田野阡陌，甚至人家的院墙上，随处摇曳的尽是草的舞蹈。农家人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他们不种花，要种养活人的庄稼。

草是庄稼的天敌。记忆最深的是每年暑假都要去田里为庄稼拔草，若不拔，草会把营养吸走，间接把庄稼吃掉。暑热的天气，草却在疯长。我们小孩子在大人的带领下，戴着遮阳草帽，一把汗水，一把泥土，与藏在庄稼里的草，斗来战去。汗水流到了眼角、脖子里，难受极了。眼前的草还在招摇，真是令人恨透

了。

不久，聪明的人就发明了灭草剂，这消息真是振奋人心。省事的人纷纷在庄稼地里喷了这种灭草剂，谁曾想，草没有被消灭，庄稼反倒一片片枯萎。而那些年长的过来人就说：“没有草，哪有好庄稼？草是庄稼的力，有草和庄稼比着，庄稼才会长得好。寸草不生，人也别想活下去。”

后来才知道朴实的庄稼人其实说的一个生物学的道理：物竞天择。世界上的事都是这样，有竞争才有生存。草和庄稼竞争，庄稼活下去，而草却不争庄稼的风头，甘愿受委屈，被误解和埋怨。它的愿望很小，只想活下去，尽一株草的本分。

庄稼的生存，或花的生存，其实都要依赖草。我外出读书之后，走出农家院落，身边看到的不是草与庄稼的纠缠，更多的是花与草。花花草草，天长地久，不可分离的一对。有草处有花，有花处必有草。人们依然出门看花

不看草，草依旧是老性子，素着一张脸，低着头，不言语，衬得花愈加娇媚明艳。

我居住的附近有公园，天一暖和，简直就成了花花草草的世界。尤其是草，生命力真是强盛，像初生婴儿，每天的面目都不一样，可劲儿疯长。割草机“嘟嘟”割过一茬，几天后，又魔术似的窜成原来青碧的样子了。这时，总让人想起儿时背过的一句古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古人赞花的诗句，那是数不胜数。而赞美草的诗句，却是屈指可数。最喜欢的除了儿时常背的那句外，便是孟郊的诗句“草色琼霏霏”。琼，玉般美好。霏霏，茂密盛多。这五个字，字字恰如其分。琼是草的品质，霏霏是草的生命力。

玉出于石，草长于泥土，都是坚韧朴厚之物。世间人心思繁杂，有人赴汤蹈火，非要去一朵绚烂的花；也有人不爱热闹爱寂寞，只想清清淡淡做一株陪衬的小草。



山泉

汤青 摄

溪畔桃花

胡江丰 摄

